

一場歹毒計劃的幻滅

香江筆論



宋小莊

1月6日清晨，一千多名警察出動，逮捕了主要觸犯「顛覆國家政權罪」的53名組織者和主要參與者。這次行動有沒有名稱，外人不得而知。但這次行動，無疑是宣告了被保安局局长形容為「歹毒計劃」的幻滅。

策劃這場「歹毒計劃」的人似乎得到前年11月反對派區選勝選的啟示，他們不但要在街頭暴亂中制勝，而且要在選舉中奪權。兩種方式都是美國操辦「顏色革命」的基本腳本，但香港反對派覺得在疫情肆虐情況下，可以攪拌在一起。去年4月28日，《蘋果日報》刊載戴耀廷《真攞炒十步 這是香港的宿命》的煽動性文章，這似乎比他2013年1月在《信報》發表《公民抗命的最大殺傷力武器》還要厲害。部署「攞炒十步」，有18個月的時間跨度。策劃在前，落實在後，環環緊扣，連續密切，當香港國安法「冇料到」。不妨把「攞炒十步」再看一次：

第一步，去年7、8月，反對派人士被取消參選立法會資格，包括現任議員，由「Plan B」繼續參選。第二步，9月，因DQ問題，刺激更多港人投票支持反對派，取得「35+」。第三步，10月，特區政府開展司法程序DQ反對派議員，但法庭需時處理，反對派繼續主導立法會。第四步，10月到今年4月，政府向立法會提出所有撥款申請都被否決，只能維持一般運作。

第五步，今年5月，立法會否決政府財政預算案，特首解散立法會，以臨時撥款方式維持政府運作。第六步，今年10月，立法會重選，反對派派出「Plan C」參選，仍取得「35+」。第七步，今年11月，立法會再次否決財政預算案，特首辭職及政府停擺。第八步，今年12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宣布香港進入緊急狀態，中央政府直接把國家安全法適用於香港，解散立法會，成立臨時立法會，下屆特首由協商產生，大舉扣押反對派人士。第九步，今年12月後，街頭抗爭更加激烈，鎮壓非常血腥，港人發動「三罷」，香港陷入停頓。第十步，明年1月，西方對中共實行政治及經濟制裁。

戴某的如意算盤是在18個月內摧毀「一國兩制」，關鍵是去年7月的「初選」，以保證在9月立法會選舉時有「35+」。從第二步到第七步大體都是如此。對「初選」參與者，他們務必在當選後否決財政預算案。議員當然可以否決預算案，但總要有理由，否則就是故意破壞。他以為，立法會拒絕通過政府提出的財政預算案，經協商仍不能取得一致意見，根據基本法的規定，行政長官可以解散立法會，而行政長官在一任任期內只能解散立法會一次。如立法會拒絕通過財政預算案，重選的立法會繼續拒絕通過所爭議的原案，則行政長官必須辭職。六個月內選舉新的行政長官，也會面臨同樣的命運。第八步到第十步是香港發生動亂，特區政府管治出現問題，

「顏色革命」發生，外國介入。

但人算不如天算，香港發生疫情。全國人大常委會果斷將新一屆立法會選舉延後，將香港國安法從戴某估計的去年12月，提前了一年半制定生效。這樣「攞炒十步」就移形換位，雖然計劃在國安法生效前展開，但7月11至12日的「初選」是在國安法生效後發生。犯罪意圖和犯罪行為的前後發生衝破了該法溯及力的屏障。

由於計劃（犯罪故意）和部分行動（犯罪行動）跨越了香港國安法，還有不少是連續犯，有不少是繼續犯；基於同一個犯罪故意或概括的犯罪故意，連續犯連續實施性質相同的若干個犯罪行為，繼續犯繼續實施性質相同的同一個犯罪行為，這就意味着全盤計劃和行動都在香港國安法的籠罩下了，沒有無溯及力的問題。

「真攞炒十步」步步違法

有的人認為「初選」並不違法，這是不正確的，「初選」也是香港國安法第22條認定的「非法手段」，過去的「初選」可能只是違反本地法律，但去年7月的「初選」不但違反本地法律，也觸犯香港國安法第23條第3款和第29條第3款，「初選」的不同行為狀態，還觸犯了不同的法律規定。簡略說明如下：

（一）行使公法權力而無法律依據。香港「初選」沒有法律依據，沒有法律依據行使公法權力就是非法的，有些公職人

員不作為，對「初選」未予制止，觸犯了「公職人員行為不當罪」，這是普通法上的犯罪。

（二）「初選」將製造壓力使參選人退選。《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規定，該等情况如涉及賄賂，則違反該條例第7條；如涉及脅迫，則有違第8條；如涉及欺騙，則有違第9條。「初選」都可能會導致此等效果。

（三）「初選」還造成數十萬選民的聚集，有違當時的「限聚令」。

（四）從「初選」攫取大量個人信息和選民資料，有違《個人資料（私隱）條例》。

（五）在宣布參選前，「初選」的參與人就已廣為不久後的選舉作宣傳，涉嫌「偷步」，但卻想蒙混過關，完全沒有申報選舉開支，就會漏報「偷步」的選舉支出。

（六）「初選」活動需設數百個服務站、數百部電腦，以及有關貨品和服務的開支，不論是否來自捐贈，還是眾籌募捐，不論是否有外國或境外的因素，根據《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的規定，都是選舉開支，卻要瞞報。這還有可能觸犯香港國安法第23條「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

（七）有關候選人的「政治聯繫」本只隸屬於反對派其中一個派別，但卻聲稱代表整體反對派十數個派別出選，並得到他們的支持，這樣就會觸犯《選舉（舞弊

及非法行為）條例》第27條「發布選舉廣告假稱獲支持的非法行為」。

（八）這樣候選人選舉資料上的「政治聯繫」，就真的淪為虛假陳述了，有違該條例第16條的「虛報資料罪」。還會觸犯《選舉管理委員會（選舉程序）（立法會）規例》的虛假陳述罪。

（九）「初選」目的是要實現反對派在選舉中取得「35+」，以「攞炒十步」奪取管治權，這已涉嫌觸犯了香港國安法第22條第3款的「顛覆國家政權罪」或者第23條「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

（十）上述「初選」所涉的開支，既有本地因素，也有外來因素，也沒有作出正當的紀錄。這有可能觸犯了香港國安法第23條「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第29條第3款的「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

這是一宗非常複雜的集團犯罪案件，涉及的香港國安法包括第22條第3款、第23條、第29條第3款；對可能參加策劃、但沒有參加「初選」者，可能觸犯《刑事罪行條例》第3條和第9至10條；對本地法律而言，還可能觸犯了《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個人資料（私隱）條例》以及普通法上的犯罪等，如何化繁就簡，恰如其分，盡快得到處理，維護國家安全，履行香港特區的憲制責任，是香港特區「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的標誌。

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深圳大學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教授

RCEP對國家和香港的政治意義

看世界



劉兆佳

2020年11月15日，擁有15個成員國、30%的世界人口和30%全球經濟總量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正式簽署。RCEP標誌着一個全世界最大的自由貿易體的誕生，它有利於推動區內貿易、推進國際產業分工和防止全球供應鏈斷裂。簡言之，RCEP有利於促進亞太地區區域經濟的合作與整合，也有利於抗衡「去全球化」和各式保護主義的逆流。

RCEP的簽定對中國而言不單有重大的經濟意義，其政治意義特別是地緣政治意義應該說是更為重大，理由是RCEP與中國和美國在亞洲的戰略競爭有密切關係。RCEP的談判過程極為艱辛，其圓滿完成標誌着中國在亞太地區的影響力進一步上升，反映不少國家不願美國的阻撓樂意成為中國的合作夥伴。

RCEP因此堪稱是中國反制美國圍堵中國的一項成功範例。在2017年美國總統特朗普單方面宣布退出那個一直由美國主導、目標在於孤立和封鎖中國的「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後，RCEP的簽署意味着美國和中國在亞太地區特別在東南亞地區的影響力呈現此消彼長的態勢。可以說，RCEP標誌着中國在亞洲的領導地位進一步上升，讓中國在日後反制美國的各種圍堵時具備更大的政治和經濟能量。

事實上，二十一世紀的大國博弈幾乎不會體現在戰爭之上，反而是在於哪個國家可以主導全球貿易、金融、服務、專業資格和科技標準等非軍事領域之上。美國原先希望利用TPP來為世界制定貫徹美國利

益的「高水平」貿易準則，並以此來為難中國和遏制中國的崛起，但美國退出TPP，反而中國成功帶動那個較為合乎中國利益和情況的RCEP的簽訂，比如RCEP沒有有關國有企業和工業補貼的章節，意味着不但美國尚未能夠利用改變「國際遊戲規則」為工具來打擊中國，反而美國自己卻在區域經濟合作的大潮流中自我孤立。

美中影響力此消彼長

長期以來，美國的對外方針是一方面要獨霸北美洲和拉丁美洲，不許地區外的勢力染指，但卻絕不能容忍美國以外的任何大國主宰歐亞大陸（Eurasia），擔心如此一來美國自身的利益、安全、價值觀、制度，都會受到嚴重威脅，更遑論維持其世界霸主的地位和由此而衍生的種種「唯我獨尊」的特權。美國參加一次大戰對付德意志帝國，參加二次大戰對付納粹德國和日本，以及在冷戰時期圍堵和瓦解蘇聯都是因為這個原因。今天，美國擔心和懼怕中國勢力在亞洲崛起會最終導致中國主宰歐亞大陸事務而成為新的世界霸主，把亞洲變成中國的「勢力範圍」，甚至把美國從世界經濟重鎮的亞洲地區驅逐出去。

美國總統特朗普上台後，雖然單方面退出TPP，使得TPP不再成為遏制中國的工具，但特朗普政府對中國的敵意比奧巴馬政府更甚。它不但對中國進行全方位和無所不用其極的打壓，更提出了一個把印度和台灣也拉攏進去的「自由與開放的印度—太平洋」戰略（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Strategy），實際上把中國視為威脅美國生存的戰略「敵人」。在經

濟上，特朗普政府更提出要在貿易、科技、投資、教育、人才交流等方面與中國「脫鉤」（decoupling），在新疆、西藏、台灣和香港等地方不斷挑起爭端，並對中國企業與內地和香港官員橫加「制裁」，由是對中國的安全、發展和利益構成前所未有的嚴重威脅。

拜登總統上任後，鑒於美國朝野瀰漫着對中國的疑慮和恐懼，美國的圍堵和孤立中國的基本國策不會有根本性的改變。即便拜登政府對中國的敵意沒有特朗普那麼大，但仍然把中國界定為「戰略競爭者」。不過，拜登政府會較為願意照顧美國自身和其西方盟友的利益，較為側重與盟友聯手遏制中國，較為會以不違背國際規範為前提來對付中國，較為有選擇性地打擊中國，較為從長遠的戰略部署來削弱中國，因此中國面對來自美國的威脅在未來一段長時間內不會有實質的減少。

為了應對美國的威脅和遏制，中國不得不策劃戰略反制以捍衛國家的利益和安全，同時確保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和發展。為了抵禦來自「東面」的威脅，中國積極採取了「西進」的戰略。「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亞洲基礎設施開發銀行（AIIB）的籌建、亞太自由貿易區的推動、中日韓自貿區的談判、RCEP談判的推進、《中歐全面投資協定》（China-EU Comprehensive Agreement on Investment）的商談等行動項目，都是中國用以反制美國的圍堵與孤立的重大戰略舉措。在一定程度上，中國與東盟十國於2010年共同建成的自由貿易區也與此有關。因此，RCEP的政治意義必須從中美兩國過去十多年在亞洲進行博弈的歷史背景來理解。

從國際形勢和中美關係的變化看，RCEP日後的運作與發展值得高度關注。美國肯定不會善待那個把它排除在外，但卻容許中國在亞洲強化影響力和國際聯繫的RCEP。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過後更率先恢復經濟活力的中國在亞洲會進一步崛起，這必然是美國不願意看到的變化。雖然美國已經退出了TPP，但其他曾經參與TPP談判的國家卻在日本的積極推動下繼續談判，同意擱置了一些對知識產權的保障條款，在2018年3月共同簽署了《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協定》（CPTPP）。中國國家領導人最近表達了中國參與CPTPP的意向，而與拜登政府關係密切的一些智庫的成員也促使美國在日本的大力支持下加入CPTPP，並在其中發揮領導作用，尤其是在制定國際經貿制度和規則方面。美國日後是否會加入CPTPP，甚至協助台灣加入其中，並為中國的可能加入設置種種人為障礙，再利用CPTPP來制衡、掣肘和削弱RCEP，對RCEP日後的發展和亞洲的地緣政治格局至關重要。印度本來是RCEP的倡議者之一，但在最後關頭卻因為擔心出現嚴重貿易逆差而選擇暫時不加入。今後印度會否在美國的威逼利誘下不單不加入RCEP，反而轉為加入CPTPP，對RCEP和中美在亞洲的勢力對比也影響甚大。

促進「整合」香港作用更突出

另外，美國對於中日韓自由貿易區的成立肯定百般阻撓。如果中國與日本和韓國的關係因此而受損，則RCEP的運作也必然會受到阻撓。我們更不能排除美國會試圖分化RCEP的成員國，並把部分國家拉攏

到美國一方，其中澳洲應該是最容易被攏動的國家。美國更會阻撓和干擾《中歐全面投資協定》的落實和執行，破壞中國與歐洲國家的經貿合作，特別是防範中歐達成雙邊自由貿易協定。因此，估計RCEP往後的發展不會一帆風順。如何長期維持乃至提升RCEP為中國所帶來的地緣政治利益對中國來說乃一項重大的戰略挑戰。

對香港來說，由於美國和其西方盟友遏制、圍堵和孤立中國的力度仍會相當猛烈，香港在可預見的未來肯定會遇到來自美國和其西方盟友的諸般打壓，尤其是在貿易、投資和科技等領域上，政治事態的發展對香港的經濟發展和產業轉型甚為不利。國際形勢的變化迫使香港必須更多地從中國內地和亞洲尋找發展空間和機遇，在政治上與國家保持一致、共同進退和抱團取暖。香港需要在中央的協助下盡快加入RCEP。RCEP肯定會為香港開拓更廣闊的經濟腹地 and 更龐大的市場，讓香港可以維持經濟持續增長、拓寬香港的產業結構和讓香港向知識型經濟轉化。

作為一個成熟的國家金融、物流、信息和服務中心，香港應該可以在RCEP地區內發揮各種聯繫各方的「中心」作用，從而幫助國家在RCEP內推動各國在經濟、貿易和金融等領域的進一步合作與整合，並同時促進人民幣和數字貨幣在RCEP內的廣泛使用。香港在RCEP內應該與國家密切配合，讓RCEP做大做强。這些都是香港在「一國兩制」下既為自己又為國家所能作出的貢獻，也是「一國兩制」得以行穩致遠的不二法門。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榮休講座教授、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

「攞炒十步」與「特朗普奪權」本質一樣

議論風生

陳光南

當前，香港各界大力譴責美國和西方國家對於美國國會山莊暴動，和對香港暴徒衝入立法會採取雙重標準，充分地說明美國及西方國家企圖搞垮香港特區政府及危害中國國家安全的陰謀詭計。因此，貫徹落實香港國安法更帶有迫切性和現實性。

攞炒派及《蘋果日報》不單為「美式雙標」進行辯護，更加胡說策劃和參與非法「初選」的五十多名疑犯，不應該被指控干犯「顛覆國家政權罪」，他們越是狡辯，越能說明他們一早就有目的要推翻特區政府。

公民黨主席梁家傑在顛覆國影被捕後，

為對方喊冤，說什麼按照基本法的規定，議員有權投票否決財政預算案云云。他以為這樣偷換概念便可以洗白「初選」，將非法行為合理化。

涂謹中、羅冠聰、梁家傑、沈旭暉之流企圖迴避事實，戴耀廷在舉行「初選」前，早已制定了「攞炒十步」的綱領，有關步驟互相關聯，環環相扣，最終「攞住中共一起跳崖」，達到玉石俱焚的效果。這是一個狠毒的計劃。

戴耀廷制定綱領時，已考慮到會受法律制裁的后果，因此他採用分階段實施的詭計，當一半行動計劃付諸實施之後，他就中途下車，表示「退出」，然後由同黨實施其餘的行動計劃，妄圖令自己可以逃

過法網。

既然有明確顛覆政府的目標，又採用了非法手段，這就是犯罪的手段和手段的結合，從開始就朝着綱領的方向前進。

基本法第七十三條列明，立法會的職權包括「根據政府的提案，審核和通過財政預算」；而第一百零四條規定，立法會議員必須依法宣誓擁護香港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區。但攞炒派制定的綱領，卻要求參與者當選後無論特區政府提出任何議案都要否決，目的只有一個，就是啟動進行罷免行政長官機制，癱瘓特區政府施政，在亂中奪權，讓全港「一饒熟」。這樣一來，他們就違反了基本法最核心的原則——維護主權、禁止顛覆中央政府。

戴耀廷、梁家傑、涂謹中之流，企圖運用基本法條文來為攞炒派的犯罪行為進行辯解，結果他們的行為反過來暴露其背叛和挑戰基本法的邪惡目的，讓他們原形畢露，作法自斃的做法顯得他們無恥、無能、愚蠢得很。這種辯護手段，一方面和特朗普的破壞手段和違憲的行為如出一轍，另一方面更加證明了他們互相勾結互相串連在一起，採取了顛覆中央和特區政府的共同策略。

特朗普大力煽動支持者包圍國會山莊，阻止國會通過拜登當選的確認程序，並且美化暴力衝擊為「拯救美國」的行動。同時，特朗普還到達現場發表了煽動性的演說。當支持者衝入了國會山莊大肆破壞，

並造成死亡事件，使得議會運作中斷了，特朗普知道闖禍了，態度立即一百八十度轉彎，與犯罪行為切割，改變為呼籲支持者回家、批評「暴動者是犯罪者」，從煽動者變成「維護法制的英雄」。

戴耀廷、梁家傑、涂謹中將所謂「初選」、「上街「抗議」」，與後來的「攞住中共一起跳崖」、「達到玉石俱焚效果」割裂開來，進行狡辯，和特朗普的違憲違法手段完全是一模一樣的。這些手法早已經刊載在美國出版的「顏色革命天書」裏面，他們不過是熟能生巧地搬出來運用而已。所以，特區政府更需要引用國安法，破解他們的策略。

資深評論員